

Lens

视觉

No.006

我停在 你将回来的地方

长大意味着什么？

“失去无忧无虑和些许的疯狂……”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Iceland ·
寻回旧日歌声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姜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主笔 / 戴路

编辑 / 方禾 王小竹

助理编辑 / 毛翔宇 韩诗扬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华东区运营总监 / 官彦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设计总监 / 文森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6, 我停在你将回来的地方 / Lens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6-6103-2

I. ①视… II. ①I…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176号

视觉.6, 我停在你将回来的地方

策划编辑 : 霍芬

责任编辑 : 孙国伟

营销编辑 : 关建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1092mm 1/16 印张 : 11 字数 : 196千字

版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 ISBN 978-7-5086-6103-2

定价 : 4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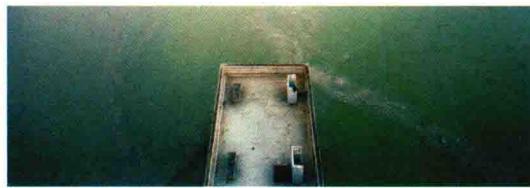
012

冰岛：寻回旧日歌声



072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106

金门大桥 最后一眼



118

渗入皮肤的“权力”



138

温故 1925

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视觉》系列的纸张从纯制纸换成了
费用更高的超感纸。

纯制纸是同类出版物常用的纸张，它的触感不错，印刷常规图片
效果也能接受，但 Lens 的读物往往重在层次和氛围，那种很微妙的
感觉，需要极其精确的还原度。这是纯制纸欠缺的。

虽然价格高，但超感纸让 Lens 读物变得更为轻薄，方便携带。
它是一种艺术类纸张，表面经过微涂处理，底色淡雅，表现影像的质
感更加出色。

我们希望你能“以手抵心”，感受到这些变化后的些微心意。我
们也会继续改进，但求把最完美的阅读体验带给您。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信：壹种关注



微博：@Lens 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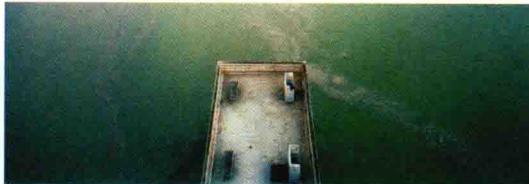
012

冰岛：寻回旧日歌声



072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106

金门大桥 最后一眼



118

渗入皮肤的“权力”



138

温故 1925

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视觉》系列的纸张从纯制纸换成了
费用更高的超感纸。

纯制纸是同类出版物常用的纸张，它的触感不错，印刷常规图片
效果也能接受，但 Lens 的读物往往重在层次和氛围，那种很微妙的
感觉，需要极其精确的还原度。这是纯制纸欠缺的。

虽然价格高，但超感纸让 Lens 读物变得更为轻薄，方便携带。
它是一种艺术类纸张，表面经过微涂处理，底色淡雅，表现影像的质
感更加出色。

我们希望你能“以手抵心”，感受到这些变化后的些微心意。我
们也会继续改进，但求把最完美的阅读体验带给您。



微信：Lens 杂志



微信：一朵药片



微信：壹种关注



微博：@Lens 杂志

出版人 & 主编 / 法满

总经理 / 张帆
副主编 / 娄军
项目总监 / 王雪

编审 / 冯玥

编辑总监 / 胡阳潇潇
主笔 / 戴路
编辑 / 方禾 王小竹
助理编辑 / 毛翔宇 韩诗扬
新媒体编辑 / 刘之瑶

华东区运营总监 / 官彦
市场专员 / 李剑斌

设计总监 / 文森
平面设计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法律顾问 /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6, 我停在你将回来的地方 / Lens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6-6103-2

I. ①视… II. ①I… III. ①文化—介绍—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176号

视觉·6, 我停在你将回来的地方

策划编辑 : 霍 芬
责任编辑 : 孙国伟
营销编辑 : 关 建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1 字 数 : 196千字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6103-2
定 价 : 4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
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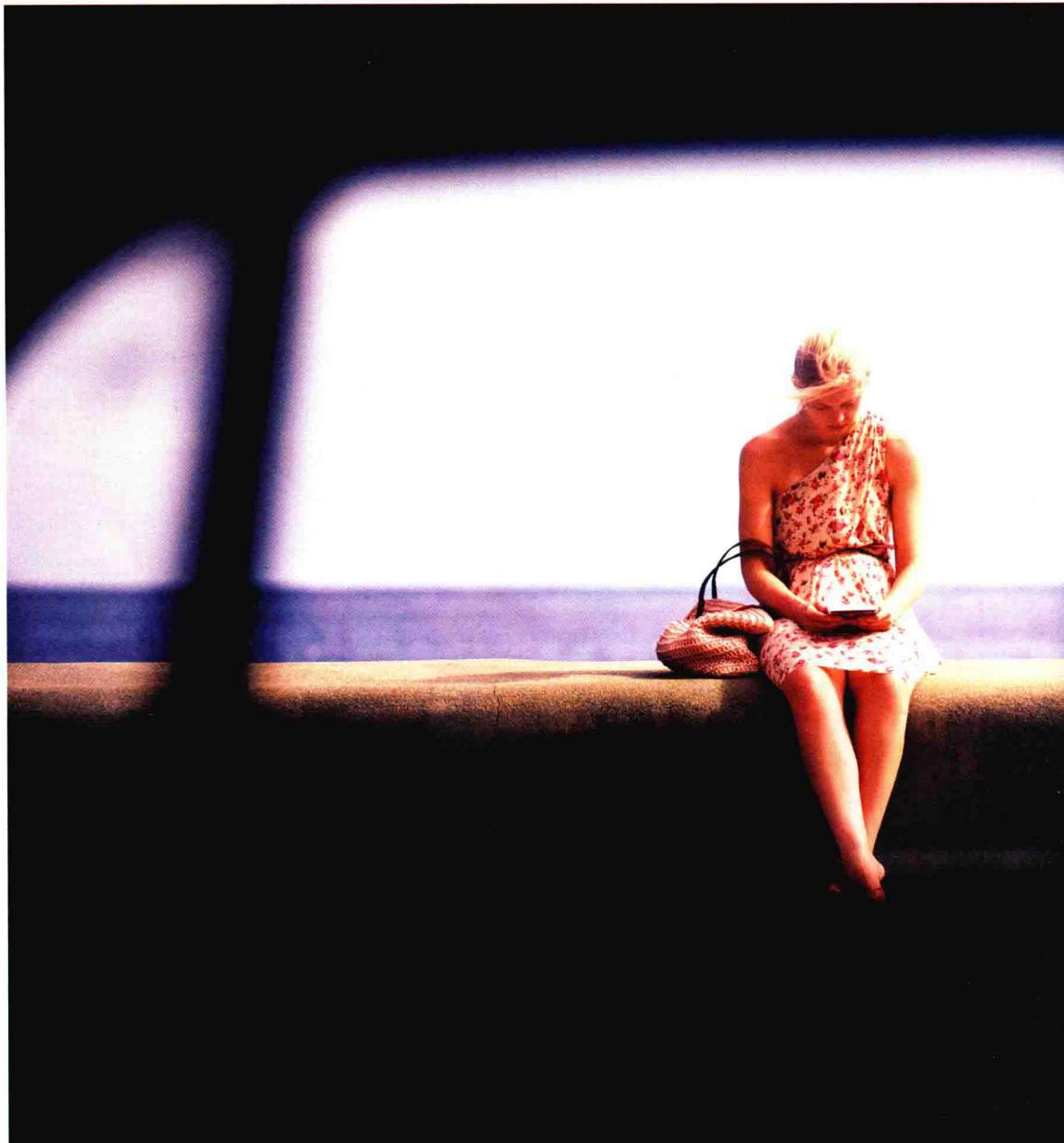
——语出诗人里尔克。他生活在 19、20 世纪之交，曾经担任雕刻家罗丹的秘书，并把罗丹的“必须工作，而且必须辛苦地工作”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在《罗丹论》中写道：“人们终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位伟大艺术家所以伟大之故，知道他只是一个一心一意希望能够全力凭雕刀的卑微艰苦劳动而生存的工人。”当时，宗教的彼岸理想主义受到质疑，对于人类如何重建存在的意义，里尔克是较早介入追问的。他的答案中闪烁着“承担”“忍耐”等字眼。但他否定了那些对于集体力量简单的、不计后果的迷信，而是认同个人的创造性的努力。

包括冯至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都受到里尔克的影响。抗战胜利前后，冯至有几篇探讨集体和个人的文章，至今读来振聋发聩。比如，他批评当时盛行的“大众”主题，写道：“生活空虚、不能认真生活的人，常常嫉恨人，嫉恨又慢慢会变成社会的道德标准，这就是‘平均一切’。‘平均一切’制造了一个幻象、一个精神、一个抽象的虚有之物，即‘公众’，‘公众’把‘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



我们的教育强调多才多艺，却掩盖了一个事实：
成功最重要的元素是自我修复能力。

——学者马修·赛义德 (Matthew Syed) 在《卫报》发表评论，认为现代教育让孩子普遍害怕失败，面对失误时会选择直接放弃，或被自己的错误吓倒而试图掩盖它们，缺乏自我修复能力。就像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拒绝学习。”



我们都是病人，只会阅读那些分析自己病情的书籍。描述爱情的书永远成功，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唯一经历过爱情的人。

——法国作家让·考克托 (Jean Cocteau) 提出的一种“现代病”。

对于民主，曼德拉强调“乌班图 (Ubuntu，来自祖鲁语和科萨语，大意是‘大道待人’)”。有时候他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国家执行委员会开会，如果有些人不同意他的想法，即便他深信他们错了，最后也会听从，这就是民主。在他看来，个别议题的重要性不如民主过程的运作本身重要。虽然个别议题输了，但让民主制度得胜更重要。

——纳尔逊·曼德拉的老友 理查德·斯坦格尔 (Richard Stengel) 在《曼德拉的礼物》一书中回忆了曼德拉保护民主，并引领此前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南非和南非人民一点一滴学习民主的过程。



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生孩子，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把生育当成了使自己永生的途径。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世俗宗教，也可以算是一种精神归宿。西方宗教为人们指出的永生之路在于上天堂，而中国宗教为人们指出的永生之路在于生育后代，把自己的基因通过骨血世代相传。

——学者李银河谈到计划生育前中国农村的生育情况时这样说。她认为早期农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跟妇女要拼命多生孩子有直接关系——“生这么多也剩不下几个，生少了就可能绝后，而绝后可能是中国人最无法接受的人生惨剧。”

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是在生活，他们就像珊瑚附在礁石上那样，只是附在生活上，而且这些人比那些原始生物还可怜得多。他们没有能抵御波涛的坚固的岩石，他们也没有自己的石灰质外壳。他们只分泌腐蚀性的黏液，使自己更加软弱、更加孤独，因为这种黏液把他们和其他人完全隔离开来。

——弗兰兹·卡夫卡 (Franz Kafka) 这样说。他认为人们之所以爬回到所谓的个人小天地里，是因为缺乏对付世界的力量，而“生活就是与其他事物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



他对几乎所有类别的书都十分感兴趣——百科全书、科幻小说，凡是你能想到的他都喜欢。我很高兴我的孩子对阅读有如此的渴望，但是他实在太沉迷于阅读了，以至于他的妈妈和我不得不给他定了个规矩：吃饭时不许看书。

——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父亲**威廉·盖茨**（William Gates）在访谈中提到儿子的阅读兴趣。比尔·盖茨一直喜爱阅读，他还在个人博客“盖茨笔记”中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至今已推荐了超过150本书，内容有科学、历史、小说等。



为什么大家只会说癌症病人是“壮烈地对抗病魔”？不需要对抗啊，我讨厌那种凡事都很拼命的人。

——绘本作家**佐野洋子**在《无用的日子》一书中写道。这本书归纳了她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日记：随着年纪增长，她的健忘症越来越厉害，接着又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被告知只剩下两年的生命。她反对要求她“积极进取”的鼓励，觉得就这样慵懒、平淡地过完剩下的日子反而最轻松。“如今，我已经尽了所有的义务和责任，孩子已经养育成人，母亲也在两年前死了，我并没有非常热爱工作到觉得还有很想做的工作而不想死的程度。得知自己还有两年可活之后，折磨了我十多年的抑郁症也几乎好了，真是太神奇了。人生突然充实起来，每天都快乐得不得了。我觉得，知道自己死期的同时，也获得了自由。”

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体验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探讨，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对着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对话。

——谷歌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针对如今的社交媒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曾在脸书上创办了一个匿名页面，帮助埃及的“革命”，结果发现，这儿并没有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他曾经认为，“如果想解放一个社会，只要有互联网就够了”，后来，他觉得自己错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解放社会，首先要解放互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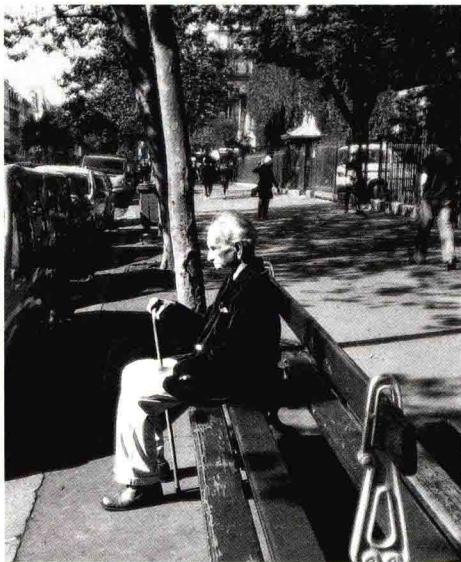
我认为，一个人是不是长大成熟，由他对父母的感情方式来判定。当你面对父母，觉得他们“好可怜”“很不容易”时，就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不论多大年纪，还把“不能原谅我爸”挂在嘴上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小鬼。

——日本导演**北野武**在自传《菊次郎与佐纪》中谈到与父母的关系时这样说道。北野武的父亲是一个黑社会成员，常常打妻子和孩子。所以，北野武和母亲关系更亲近，但也因此总想要逃离母亲的影响，不断排斥和反抗。而随着年龄增长，他对父母有了更多理解。

成为“女人”是有条件的：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没满足这个条件的，便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失去乳房、子宫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这些女人都被逐出了“女人”的范畴。

——日本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写道。“厌女”一词来自英语的“misogyny”，指厌恶女性、仇视女性的行为或心理，在男性身上表现为蔑视女性，在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上野千鹤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许多日常现象。她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愈加开放，如今女性被期待成为优秀职业女性的同时，还被要求拥有幸福的家庭。而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中，女人的成功标准，依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的选择和认可。





精神进步只能在一个闲散的世界中获得……从一开始，人勤奋工作的命运就使其无法再理解那些和物质需求及安全感无关的理想。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更精明的浑蛋。在整个一生中，他用智谋为自己找碗饱饭吃，一旦目标达成，便开始为自己设计出一些肮脏的野心。那么，他怎么会有空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呢？

——法国作家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在《完美的阴谋》中写道。科塞里1913年生于开罗，17岁前往巴黎。他一辈子只写了8本书，但广受喜爱，被誉为“尼罗河畔的伏尔泰”。自1945年起，科塞里就住在巴黎左岸的小旅社“路易斯安那”中，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什么财产也没有。“想证明你

在地球上存在，不必非得有辆小汽车。”他说。

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就是一种惩罚，就像把一个孩子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成年人在另外一间屋里谈笑风生。后来，有一天我们也长成了成年人，这才知道，孤独是人生中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退隐，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里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

——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在《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一书中写道。



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才华横溢，又蔑视道德，同时又几乎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们超人地精力充沛，甚至似乎永远处于亢奋状态。他们如同儿童一样自大、霸道、天真、自私，又出人意料地粗俗、直接、野蛮、信口开河。

——作家张宏杰如此描述他近年来所见到的“成功人士”。他说：“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成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这是胡适的思路，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斯通纳还非常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挺幸运的话，可能会找到入口的路径。成熟后，他又认为爱情是一种虚幻宗教的天堂，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凝视着它，带着一种温柔、熟悉的轻蔑，一种难为情的怀旧感。如今，到了中年，他开始知道，爱情既不是一种优美状态，也非虚幻。他把爱情视为转化的人类行为，一种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

——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其著作《斯通纳》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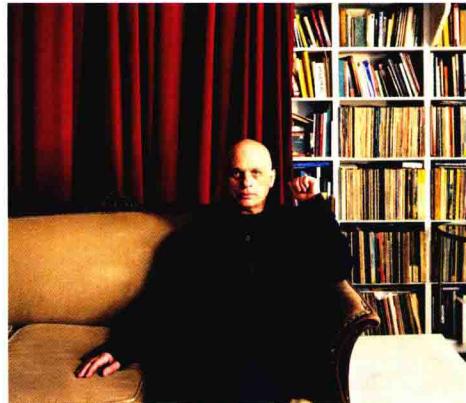
中国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着学钢琴、画画，就为了后来加分、成名。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确定的。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谈论如今的中国社会。



不能不承认，一些女性真的很享受被征服的感觉，她们喜欢别人对自己吼“闭上嘴、滚进厨房去”。

——英国舞台剧演员艾琳·阿特金斯 (Eileen Atkins) 在采访中谈到“圣战新娘”现象时这样说。她用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做比喻，认为那些年轻女孩之所以自愿离家嫁给视她们为低等生命的恐怖分子，是因为内心像剧中富家女凯瑟丽娜一样，有种潜在的被征服、被虐待的欲望。



人们在互联网上分享所有——那些你不敢告诉最亲密的人的事，却完全不介意向全世界广而告之。
——作曲家戴维·朗 (David Lang) 解释他为何通过谷歌搜索为电影《年轻气盛》创作配乐时这样说。“这招太管用了，我在谷歌搜索里打上‘当你私语我的名字时我……’后找到了成千上万色情的、淫荡的、我真说不出口的怪句子。我就这样收获了一个人们只会对自己所爱的人说、不想让其他人听到的情话总汇。我从里面精选出一些，需要的话加以重复，就写成了歌词。”那首歌被命名为“简单的歌”。



今天的女人比我们妈妈辈、祖母辈的女人生活得更加艰难，尽管我们看上去在性别上更平等。但过去，女人有很多亲属，也有很多可以信任的奶奶。而今天，我们没有这种帮助。各种职业向女性开放，但要是不放弃小孩的话，求职会变得相当难。结果，女人在生理上、心理上武装自己，努力工作以维持一份工作和一个家庭。

——英国推理小说女作家 P.D. 詹姆斯 (Phyllis Dorothy James) 谈当下女性的处境。她说，女权主义主张的所谓独立只是“意味着你付钱给别人帮你工作——你出去工作赚钱是为了能付得起那个在家里帮你看孩子的保姆。她——而不是你与你的孩子共度愉快的时光！”



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 (Primo Levi) 在回忆录《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写道。作为劫后余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74517 号囚徒，普利莫·莱维的笔锋并不直指纳粹，而是反思当年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他在书中说：“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缺乏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

幸福的经验就是最危险的经验，因为幸福滋生我们的渴望。爱的声音，使空虚的更空虚，孤独的更孤独。

——女作家梅·萨藤 (May Sarton) 在《独居日记》中记录道。她以日记体梳理了自己对爱的探索。有一天她自问道：“怎样才能学会在轻淡无形、不给别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爱一个人呢？”而另一天，她引述别人的话，仿佛在回答自己：“保持足够的距离，拥有适宜的谦卑。”她还说：“爱就像一只小猫，不能抓得太紧；任其自然是很难的，但只能如此。”



冰岛：寻回旧日歌声

文——胡阳潇潇

冰岛是地球上形成时间最晚的土地，这里到处残留着自然元素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疤痕：被岩浆反复冲刷过的土地只能长出苔藓；黑沙滩；被风雕琢成怪异形状的山丘；还有永远覆盖着积雪的山峰。从城市到无人区，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清凛的边疆气息。事实上，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冰岛都处在欧洲地理和文化的边缘。

4月，东部的瓦特纳冰川啃噬出狭长的峡湾和诸多绿茵遍野的小岛，候鸟的回归标志着春天的到来。到了5月，日照时间渐长，最终增长到一天20余小时，城市和中部高原开始迎来一年中的高潮。首都雷克雅未克会在突然间涌入百万游客，在清爽的夏天里享受没日没夜的露天音乐节。而此时的中部高原也迎来了开放季——只有夏季的两个月，积雪褪去的道路才能将人们引入其中遍布岩石的沙漠、隐秘的火山和辽阔的原始荒原。到了9月，夏日消退，秋天在北部乡村中铺陈开来。火山在这里不再活跃，河流冲刷出起伏的山丘和肥沃的土地，溪谷间满是鲑鱼，蘑菇和浆果已经成熟，牧马人忙着将马群赶到山谷中过冬。而冬季毫无疑问属于西部峡湾，荒野中只有北极狐为伴，极光像无声的烟火，将一切照亮为一种吊诡的绿色。

冰岛居民是些什么样的人？长久以来，关于他们的传说和调侃远比真相流传得更远。“冰岛没有历史遗迹，也没有海盗船之类的东西，来证明我们的祖先如何来到此地，”冰岛小说家德里·施奈尔·马格纳森打趣说，“所以，外界普遍认为我们由鳕鱼演变而来。”在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两次工业革命时，冰岛人却被遗忘在这片荒僻的土地上，日常性地和饥荒、瘟疫、地震及火山爆发打着交道。

到1944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时，冰岛还只有12万人口，大部分是农牧民，是欧洲最穷的地区之一。然而从穷乡僻壤到发达国家，冰岛的蜕变只用了50余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使冰岛突然拥有了现代化生产设备，渔业的发展使财富不断积累。受益于极少的人口和高福利的制度设计，冰岛一跃成为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榜单上的新星。高等学府、汽车洋房、设计精品店和满城飘香的咖啡馆，昨天还在务农的历史似乎顷刻间就被遗忘了。

进入21世纪，冰岛意气风发，开始成为世界报纸头条的常客。金融业崛起，金融机构在海外广设分支、肆意吞并，有两个冰岛人还第一次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在内心深处，我们崇拜这些巨人，这些货币明星，”作家豪格雷默·赫尔盖森写道，“我们从没有过这样聪明的生意人，一千年来都不曾有过，更不要说在其他国家里打胜仗的人。”勇敢、独立、团结、骄傲又充满诗意——成功为冰岛人带来了新的自我定义。

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国家破产为这种虚荣画上了句号。泡沫破裂后，冰岛出现了一股反思的潮流：冰岛人开始怀念起那些被他们丢弃的农场、村庄、草地、河流、生活方式以及精神。

冰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克司奈斯在他的代表作《独立的人们》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他的母亲教会他唱歌。当他长大成人，听遍这世界的歌曲后，便发觉这世上再没有比寻回最初的歌曲更幸福的事情了。在他的歌曲中，居住着人类最为珍贵，而又最不可解的梦想。”在今天，许多冰岛人，便走在这条重新寻回旧日歌声的道路上。

<前页图片> 荒野中，一名小号手独自对着群山吹奏。

这张老照片，也是很长时间里，我对冰岛的一个想象：荒凉、阴暗的土地上，维京人的后裔，已经褪去了身上的野性，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文艺形象。

要知道，冰岛只有 30 多万人口，但歌手比约克、后摇乐队 Sigur Rós（意为“胜利的玫瑰”）、电子乐队 Múm 都享誉世界，还出过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克司奈斯。据统计，冰岛是世界上人均购买图书最多的国家，十分之一的国民有出书的打算，考虑到竞争的激烈，同一家庭的人一般会把出书的计划间隔开来。

还有一个报告称，冰岛人是欧洲服用抗抑郁药最多的。要知道冰岛人的祖先可是从挪威西部出逃的亡命之徒，并在这途中收留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性奴，最后征服这片风暴肆虐的原始之地。那种冰与火的张力，如今是要溶解在小药丸里了吗？

让我们靠近一些去看吧。

<右图> 黄昏时分，一种清丽的宝蓝色划破雷克雅未克约宁湖的水面。

这个地球最北端的首都，依山临海。最早是一个叫作殷格·亚纳逊的维京人登陆后，见这里四处是烟雾，便给它起名为“雷克雅未克”，即“烟雾之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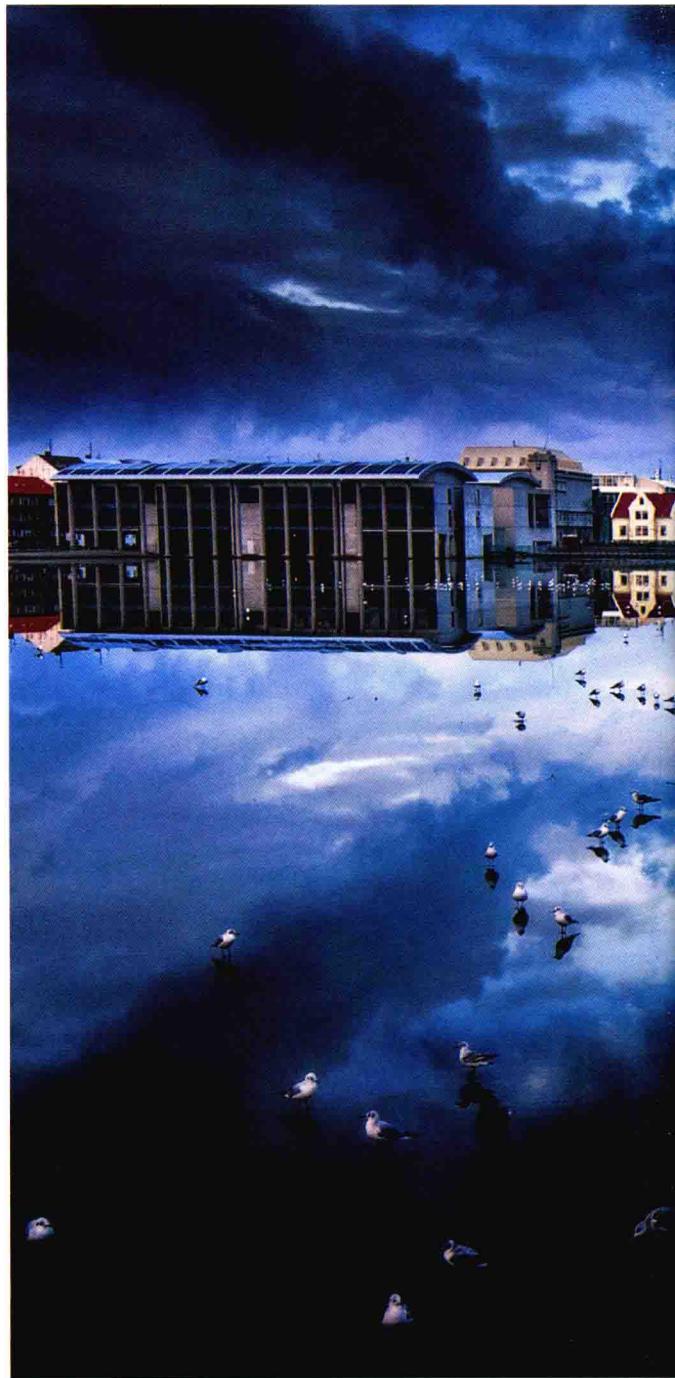
雷克雅未克拥有与发达国家匹配的现代生活方式，剧院、电影院一应俱全，但基于稀少的人口，维持这种“全面”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更要命的还在于，像这幅照片显示的，城市小，人口少，就意味着这里的人几乎都互相认识，把费孝通先生分析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概念搬到这里来，大概都能找到一些对应。

而历史上，因为携手对抗残酷的自然环境，也让冰岛社会形成了类似“请听我忠告，亲人莫结仇，和平好相处；受屈莫报复，只有死神得好处”（引自“冰岛萨迦”）的戒条。

这种紧密感，使得冰岛的政客和商人私交甚笃，也让那些批评他们的人，很容易被发现、收买及控制。它虽然建立了标准的民主制度，但权力实际上是缺少足够制衡的。所以，冰岛一度陷入疯狂的金融投机，但没有受到阻止，最终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中崩盘。

当我读到京勒伊格松在 2016 年 4 月 5 日因为涉嫌没有申报与妻子共同拥有一家离岸公司而被迫辞去冰岛总理职务的新闻时，联想起的也是上面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只要政客和商人、监管者和媒体，都是一个喉管通气，缺少必要的异议之声，这个社会就始终潜伏着风险，不管它是否建立了民主的外壳。



- 摄影 - Ingólfur Bjargmundsson -